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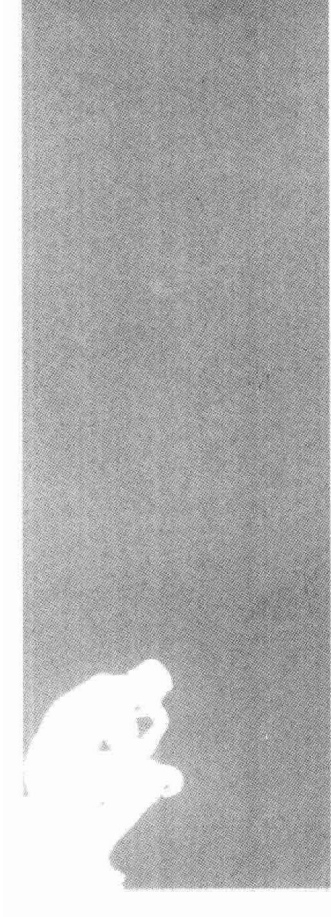
影响中国经济 改革的 十大思想者

他们或者原创某个思想，或者坚持某个思想，或者不断地将理论付诸实践，推动了某项决策，实现了某种进步。他们要么已经影响，要么正在影响，要么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某方面的改革思想取向……

马世领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影响中国经济 改革的 十大思想者

马世领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十大思想者/马世领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170-887-8

I. ①影… II. ①马… III. ①经济思想—思想评论—中国—
现代 IV. ①F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6381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沐融融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装帧设计 古 手 曾 醉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h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2 66572264 66572154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4.25 印张 插图 10 幅 16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代序 思想的符号

在中国走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直面世界金融海啸冲击之际，我的朋友马世领以《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十大思想者》一书，呈献在广大读者面前。中国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以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也许从书中会得到有益启迪。

马世领在做经济新闻和传媒工作的过程中，利用他的专业优势和工作积累，采访辑录了十位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独到思想见解，展现了他们艰难的思想创新和以各自方式实践探索的过程。其中，有对法治市场经济思想的倡导，有对股份制改革模式的推动，有对全面推行承包制的探索，有对经济计划思想的坚守，有对消费资本论、规模需求论等经济理论的创新，也有对风险投资、价格改革、破产制实施、解决“三农”问题的大力促进。可以说，所有这些都是指导过去和现在的改革的思想符号，也是将继续推动经济领域深化改革的思想符号。从中可以管窥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发展变化，也可以透视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前景。因此，具有一定认识、借鉴价值。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政府再次显示出强势政府的姿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举全国财政之力，首先出台 4 万亿投资计划，主要投向基础设施，振兴十大产业。接着，各部门、各地方纷纷出台投资配套计划，初步统计将达 10 万亿到 20 万亿元。这说明什么？我国政府财力十分雄厚，投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改革开放使我国国力大大提高的结果，令人鼓舞。

然而，这同时也带来了问题。本来我国投资就比重畸高，消费比重畸低，对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在这种弊端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今天应对危机依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这就难免让人担忧：这场投资“大跃进”虽然能收到保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短期效益，但是会不会带来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产能更加过剩的结果呢？今天国家已经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要求和目标。所有的创新中，思想创新无疑应该首当其冲。没有思想的创新，从根本上也就不可能有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改革开放最初就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在经济改革和市场建设过程中，许多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思路，都是在当时各种不同类型的思想争鸣中逐渐确立的，从而推动了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今天，在应对1929—1933年以来最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历史关口，同样需要思想解放、集思广益，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对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挑战和深化改革的思路广泛建言、畅所欲言，认真倾听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学术建议，并借鉴国际组织和外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

共度时艰，正是思想理论创新之时。当前这场金融危机的内在深刻根源及特点，与信息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国应对危机如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如何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体制改革的深化，在这些方面，都有着非常广阔的思想理论研究空间，期待着经济理论界有识之士施展才华，理论创新，出现更多精彩纷呈的思想符号。

如果说改革30年来的主要动力，来自亿万民众脱贫的强烈愿望与执政党强烈的执政危机感互动，来自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相结合，那么今天，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动力、新希望就在于：执政党坚持科学发展、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崭新执政理念，与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新意见阶层及广大民众强烈要求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完美结合！改革30年后民间积累的丰厚的经济、社会能量，理当在这一轮严峻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充分施展，出现更多更好的思想理论创新，这是中国闯过世纪劫难，乘风而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对中国是史无前例，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也是较为独特的路径选择，因此对世界各国都有一定的标本价值。但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转型国家的最大的转型期间，本来应该产生各个领域的各种新思想、新理论。实际上，我们创新的思想 and 思想的创新都显得十分匮乏。因此，梳理30年经济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思想理论，将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工作。这不仅让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思想脉络，也会为激发更多的人思考中国经济的现实和未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陆瑞全
2009.12.11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自序 借头行走

我思故我在。不创新，毋宁死。思想不创新，更是死人一个，死路一条。

几年前，作为最早吹响中国第二次改革浪潮“集结号”的“皇甫平”，我的研究生导师周瑞金先生主编的一本书《用头行走》曾经给了我很多启发和思考：作为一个走出“自然人”、超越“经济人”、走向“社会人”的人，究竟是脚走路，还是用头走路，这本应该是不问自答的问题，但在现实中，到底又有几个真正用头行走的人呢，又实在不好回答。

作为一个新闻人，一个传媒人，一个记录者，一个观察者，或许我还没有足够的思考力，但为什么不可以把有思考力的思想者的思想，还有他们的思想过程记录下来；我或许还没有能力用头行走，为什么不可以借助能够用头行走的头脑，来引领自己的脚步？我这样做，会不会启发更多的人用头行走，或者帮助更多的人用头行走？

我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不可能总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不能奢望总能摸到石头。架桥的时候到了，造船的时候也到了，学会游泳的时候更到了。这是我对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微观总结，也是对新中国诞生60年的宏观祝愿。

这本从设想、准备、阅读、采访、写作到出版前后断断续续花了三年的书，涉及十个人的思想的故事，实际上只是捕捉到的30年中的十朵浪花，就连他们自己也不愿声称某方面的改革思想绝对独出自某一人之口或某一人之脑，在历史的现实中这既不可能，也不真实。我更不敢妄言，十个人某方面的思想历程就能涵盖整个改革纷繁复杂的思想脉络，十朵浪花就能包含丰富多彩的改革浪潮。从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人物和思想本身而言，远远不止十个人的故事，更何况，我们每一人其实都是参与者和影响者。

选取这十个人，十种思想，既不是什么排行榜，也不是什么论资格，更不是什么评奖项，而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或者原创某个思想，或者坚持某个思想，或者不断地将理论付诸实践，推动了某项决策，实现了某种进步。他们要么已经影响，要么正在影响，要么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某方面的改革思想取向。这本书，既不敢说是改革史，也不敢说是思想史，更不敢说是人物史，但应该能

读出“人物的思想改革的历史”、“人物在改革中的思想的历史”、“改革的思想人物的历史”。

真心希望，通过我的笔，借用他们的头，不仅能引领我们的脚，更能带动我们的头去行走。

1 “有计划”

——有林：经济计划必需论的强调者 / 1

是认真不是顽固 / 待业开批“四人帮” / 征求意见稿发行了几十万册 / 谁说
我反对商品经济 / 社会主义经济不等于商品经济 / “有计划”不是我的发明
和专利 / 从没否认“市场”作用 / 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 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是“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 / 有子的礼度和辩证的有林 /

2 “杨承包”

——杨培新：全面承包制的鼓呼者 / 21

最早的财经新闻记者 / 发现首钢承包制 / 不仅仅是企业承包 / 前后夹击 /
并非承包制的错 / 阶段政策与普遍现象 / 中国经济改革的“土特产” / 一生
反通胀 /

3 “吴市场”

——吴敬琏：法治市场经济的旗手 / 37

被贬出来的“吴市场” / 市场派的“主辩手” / 进入市场派“谋士圈” / 好
的市场经济 / 改到最后是“政府” / 中国正在过大关 / 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 /
思想救国 /

4 “厉股份”

——厉以宁：股份制的倡导者 / 59

厉氏“搅拌机” / 企业改革主线论代表 / 吹尽黄沙始见金 / 破除股份私有制
的偏见 / 一股呼出 18 年 / 首位参与立法的专家 / 推进股田制 / 和经济学的
“情缘” / 词话人生 /

5 “成风投”

——成思危：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 81

“一号提案” / 两种人生 / 三步战略 / 四大教训 / 五大领域 / 六大机遇 / 七
条标准 / 八个建议 / 九大载体 / 十年论剑 /

6 “张价格”

——张维迎：价格改革的首倡者 / 109

初进“圈子”发现了“市场价格” / “为钱正名”遭“围攻” / 最早提出了双轨制价改新思路 / 莫干山论剑 / 双轨制成为改革主导思路 / 从此迈进了国家体改所 / 双轨制“发明权”之争 / 经济改革的第一线索 / 双轨制回归“历史的逻辑” / 最后的价格改革是反垄断 /

7 “曹破产”

——曹思源：破产制的推动者 / 133

革命口号激发出的灵感 / 批“左”论文助上社会科学院 / 中国出了个“曹破产” / 受命做了破产法起草工作组组长 / 为破产法六年跳槽四次 / 三次审议“破壳出产” / “下海”发“破产财”？ / 修补破产法之“破” / “曹破产”之后是“曹私有” /

8 “温三农”

——温铁军：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 155

穿梭在城乡之间 / 三更就打鸣的鸡 / 农民代言人 / 用脚做学问 / 承前启后的新乡村试验 / “土地私有化”慎行 / “第三条道路” /

9 “陈消费”

——陈瑜：消费资本论之父 / 173

一“论”激起千层浪 / 从新经济中找到的灵感 / 为什么是陈瑜 / 为什么在中国 / 为什么到今天 / 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 应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 不要成为下一个英国和日本 /

10 “王需求”

——王吉绯：规模需求理论创始人 / 193

天生为解决问题而来 / 现身说法的布道者 / 初步成型的理论框架 / “新经济”和“市场新经济” / 需求为王 / 解开“中国结” / 修正与改良经济学前提假定 / 中式文化思维与和谐经济学 / “看得见的市场之手”和“第三条道路” / “另一种需求”决定中国未来经济范式 / 需求不足成为全球性危机 / 诺贝尔经济学奖有望中国诞生 /

后 记 / 219



“有计划”

有林

经济计划必需论的强调者

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从揭批“四人帮”之后就开始的，《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从政治、哲学、思想和理论的高度，第一次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四人帮”思想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拨乱反正，启动了新时期对生产和经济决策的船锚；在从来不否认市场作用的前提下，因一直不主张放弃“计划”，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事实地转变成了“促生产，有计划”。在最容易狂热和偏激的年代，有林仍保持了一个思想者难能可贵的冷静，一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摄影 / 栗琦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自觉地走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有林

简 历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顾问、《求是》杂志社研究员、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

1929年4月9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1946年3月参加工作。194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起，先后担任过呼兰县民运工作队队员、组长，中共城关区委宣传委员。1950年起在中共松江省委（合省后为黑龙江省委）党校学习、任教。1961年5月调入北京，在《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1971年初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1977年7月在国务院财贸小组工作。1979年4月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任经济组副组长。1980年4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经济组副组长、组长、室务委员，同时兼任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下称体改委）委员、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1983年6月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1989年10月—1994年3月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总编辑。1994年4月—2001年4月任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曾当选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曾多次参与中央文件起草，包括1982年宪法草案。

1981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学术委员会授予研究员职称。曾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聘为“八五”、“九五”计划经济理论学科规划小组（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

“百礼既至，有壬有林。”（《诗经·小雅·甫田之什·宾之初筵》）

这是笔者所见到将“有林”两字连在一起的最早文字记载。然后便是改革开放前因坚决驳斥“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改革开放后因一直主张不要放弃“经济计划”而著名的经济学家有林。

《诗经》中的“有林”，描写的是大宴宾客场面上礼节的隆重繁多。但见到本文的主角“有林”，你只会感到一种简洁明快的轻松和愉悦：简洁的生活、明快的思想、轻松的谈吐、愉悦的心态。

一杯清茶，升腾的热气，氤氲在斗室。2007年初冬的阳光，无所挂碍地散射入窗，乍寒还暖。我似乎闻到腊梅的暗香，丝丝缕缕。

是认真不是顽固

作为国内权威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业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2007年1月号的首篇特稿文章《全面理解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论述》，是笔者看到的有林论述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最新力作。2007年6月，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又专门将此文收入《邓小平改革与发展思想研究学术论文集》。

由此可见，2007年已78岁高龄的有林，从来就没有停止从宏观理论高度上对中国经济的关注和研究，尤其是没有停止过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的思考。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断探索如何更好地解决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的历史。”不大的客厅里，深秋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射在有林清癯的脸上，他语气平和而亲切，用短短一句话就高度概括出了中国经济改革史的主线。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中国的情况变化太多、太大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思想观点的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他稍微顿了一下，“我被同行中

有的同志说成是观点不变的人。其实我自己明白，变化还是不小的。只不过我是变中有不变，那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信念。此其一。其二，‘变’是经过认真和慎重思考才作出，而不是随风转的。”

“必须承认的是，在全部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占有和支配之前，完全由社会的代表按统一的计划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是做不到的。换句话说，还不能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不过，完全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总会实现的。直接的条件当然是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而这有赖于生产力的大发展，特别是其中的科学技术水平的空前提高。到那时，商品货币关系才会退出历史舞台；人们也就不再受市场自发力量的驱使和支配。否认了这一点，就否认了共产主义，甚至否认了成熟或发达的社会主义。我仍然坚信，人们总会有一天，把自己所结成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按照社会 and 每个社会成员的需要，对生产和分配实行有计划的调节。当然，这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似乎和他的话印证着，在客厅的入口墙上，挂着一幅他于1988年在英国伦敦海格特公墓马克思墓前的留影。放眼穿过餐厅，入门的墙壁上，是一幅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会长朱守道赠送给他的条幅“曾经沧海”。

可以看出，内心有着坚定信仰的他，并带着追求真理的信念而进行研究的他，没有外人所想象的沧桑，反而有种“曾经沧海仍为水，除却巫山还是云”的劲道。

笔者的内心不由得震动：这是一个带着信仰去做研究的思想者。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被很多人淡忘但依然神圣的“革命”这个红色的字眼。无可否认的是，有林是位有着革命情怀的经济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

待业开批“四人帮”

1975年夏，有林从《红旗》杂志“五七”干校借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做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当时，“四人帮”把所谓“唯生产力论”作为一根大棒，用以攻击那些坚持发展生产的领导干部和群众，并为此制造了很多理论混乱。为澄清是非，他为国务院政研室代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筹备创刊的《思想战线》准备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革命和生产的辩证法》，一篇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但不久，就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国务院政研室被称为“黑风口”，成了重点揭批的对象，他只好又回到家等待分配。回来后，他准备将这两篇文章销毁。就在这时，爱人谢桂芬觉得可惜，偷偷把稿子塞进了大衣柜的底下。

转眼到了1976年，在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天，他到时任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之一的邓力群家，把那两篇文章底稿送给邓看。邓力群翻了一会儿说：“现在只是讲正面道理已经不够了，要进行批判，要把‘四人帮’和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散布的那些谬论尽可能地都找出来，加以分类，逐个批判，要写成理论性、战斗性很强的书。这个任务比较重，而且越快搞出来越好。你一个人写力量单薄一点，可以找林子力合写。”回来后，他立即找到同时从国家物价委员会借调来的林子力，两人都表示，要当做一件政治任务来完成。

由于事先有了这两篇文章的铺垫和积累，有林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有关语录都作了摘抄，所以剩下的大量准备工作就是收集“四人帮”思想体系中的反面材料。他们经过搜集整理分类，列出了几个问题。在此基础上，又设计出了写作提纲，开始时，时任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之一的于光远进行过指导。

提纲初步确定后，两人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因为是待业，我家就成了办公室。也没什么办公条件，就是一张小桌子，两把椅子。我们两个就一人坐一头，面对面写。我爱人又是厨师又是服务员。”回忆起当年写作条件的艰苦，有林和老伴谢桂芬有种忆苦思甜的味道，笑了起来。

当时是1977年的冬末春初，那时的北京，天气很冷。写作期间，有林曾有十几天身患重感冒，发烧39℃，擦鼻涕的纸扔得满地都是。然而，祸不单行，接着又闹牙疼，不得已到医院拔牙，拔牙回来后一刻也没有休息地接着干。经过四个多月几乎是“足不下楼”地“闭门造车”，题为《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的10万字初稿终于写出来了。

初稿经过时任国务院政研室主要负责人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的稍加修改，即送对出此书非常积极的广东人民出版社付印，同时送邓小平（当时还没有恢复工作）阅。

征求意见稿发行了几十万册

为了使此书不至于因可能被禁而夭折，他们决定先以“征求意见稿”的形式

印发。1977年6月出版，虽然作为内部发行，也预料到发行量会不小，但也万万没有想到，竟一下子印行了几十万册。

1977年8月31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见面时，谈到这本书说：“你们那个东西，基本上是写得好的，站得住，但有点吞吞吐吐，讨论后改一下。”^①

“现在来看，邓小平后边的话可能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写得不够尖锐，另一层是为我们打气。因为批所谓‘唯生产力论’是上了中共九大报告的。在当时‘两个凡是’盛行的情况下，对此进行批判是要担点风险的。事实上，当时不少好心的同志确实为我们担心过。”时隔30年后，有林对笔者分析说。

紧跟着，1977年11月、1978年2—3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两次在学习节目全文广播。《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摘发了大部分内容，《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也摘发了一章。一时间，引发了上上下下对“发展生产力”的讨论，许多曾被“四人帮”扭曲的错误理论，在社会舆论上重新被纠正过来。

有林他们根据反馈的意见，加上更加深入的思考，又着手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和补充，字数由最初的10万扩充到14万，题目也改为《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并于1978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又公开发行了30多万册。

1978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书评说，这本书“是对‘四人帮’的反动思想进行系统批判的第一本专著”。文章引述说，“只有承认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是唯一能够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四人帮’把历史唯物论同列宁、斯大林批判过的‘庸俗生产力论’混为一谈，大搞‘批判唯生产力论’，他们歪曲引用恩格斯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在‘唯一’两个字上大做文章，妄图否定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源泉和最后决定力量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鼓吹上层建筑决定一切、权力决定一切、意志决定一切的主观唯心主义。这说明他们是暴力论者杜林和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先驱者尼采的忠实信徒。”

有林和林子力作为此书的联合作者，从此以“双林”传遍业内。“林子力专

^①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